

第二十四章 第一份遺囑

常言道，魔鬼在細節裡。訂立遺囑就是跟細節打交道。哈通夫婦終於能夠通過高易事務所的律師們敲定他們遺囑最後版本的那天，距離他們在英國領事館登記結婚已經過去三年。

三年裡，從1929年到1931年，托西方世界大蕭條的福，銀行利率暴跌，押款買地的成本大掉，公共租界土地地價飆升，市中心地段的地價高達五十萬銀元一畝，使哈通夫婦的地產王國總資產雄踞亞洲第一。

與資產飆升相反而行的是哈通先生的健康每況日下。今年入冬後，他幾乎整天半坐半躺在“美麗園”大草坪右邊那幢洋房的小書房裡。他浮腫的軀體壓著那把天鵝絨座墊的扶手椅，沒有聽取紀總管匯報房客房租的時候，他就這個樣子面對牆上那些名人肖像，缺乏血色的臉被壁爐的火光照得通紅，雙頰下陷，肌膚干癢，白頭髮亂糟糟地覆蓋圓腦袋，隻有那對藍色的眼睛仍然射出銳利的光芒。

他的思緒回到五十年前地產王國還沒有建立起來的年代。那時，他在同鄉愛德華沙遜先生（Edward Elias Sassoon）的洋行當看門人，負責給每天來排隊買鴉片的零售販發放號碼。如果那天鴉片已經售完，號碼可以留著，管用一個禮拜。

有一天，一個禿頭老兄拿著號碼來找哈通，哈通看了一下號碼，對禿頭說：“對不起，今天還沒有輪到你，請你明天再來。”

禿頭老兄的眼裡閃出嘲笑的光採，他用趾高氣揚的口氣說：“你一定搞錯了，最好跟你的上級賬房核對一下。”

上級賬房隔著玻璃窗朝哈通打手勢，哈通請禿頭稍候，自己走進上級的賬房寫字間。

“外面那個小販要插隊買鴉片，我跟他說不行，他說要找你核對。到底是怎麼回事？”

“按照他的要求辦，不要多問！”

哈通遵命給禿頭老兄買鴉片。事後，他把這件事情告訴當時的女友路迦陵。

“我懷疑那個禿頭向我的上級賬房行賄，所以上級賬房讓我通融他插隊。”

“既然這張號碼值點錢，你也可以像你上級賬房一樣賺呀！”

於是，哈通對排隊來買鴉片的零售販子，制定了兩份名單：一份是按號碼排隊者的名單，一份是行賄者的插隊名單。為了不鬧出事來，哈通小心翼翼，決不貪得無厭，他每天至少拿出十個人的名額留給那些老老實實來排隊的人，剩下的留給那些向自己或上級行賄的人。就這樣，哈通賺得了第一桶金。

哈通和路迦陵結婚後，無論在金錢、事業、社交、養子女，各個方面都有難得的默契。盡管邁入老年後，哈通的主要精力繼續集中於投資地產增加財富，而路迦陵的興趣則轉移到跟隨高僧研究佛學、收購漢幣宋窯等古董、資助慈善事業，還附會風雅地參加了一些文化團體，哈通卻始終認為他的成功來源於婚姻帶來的好運。一切由金錢開路，物質首先得到滿足，然後才有精神享受。路迦陵就是帶來這把好運的使者。

當然，並不是說哈通夫婦之間萬事風平浪靜。不知是出於過份關心還是挑剔，路迦陵整天嘮嘮叨叨要哈通調整人生，像她一樣相信菩薩，這樣他的身體才會好起來。出於禮貌，哈通對路迦陵的喋喋不休，不予反駁。還有，哈通對路迦陵收留的養子女們外熱內冷，表面客氣，內心拒之千里之外。

哈通夫婦對遺囑第一部分意見完全一致——夫婦間無論誰先死，遺產將全部留給未亡的一方。說得更現實些，根據夫婦的年齡和健康情況，哈通會先於路迦陵離開世界。所以，遺囑的第一部分實質就是哈通身後將所有的財產歸於路迦陵。

哈通夫婦對遺囑的第二部分意見並不一致——未亡人死後，遺產將如何分配？按照路迦陵的原意，哈通夫婦都去世後，整個遺產將由所有的養子女均分。那麼，哈通共收養

了11位養子女，路迦陵共收養了9位養子女，均分的話，龐大的地產王國就會四分五裂。這真是哈通最懼怕的結果。

“不，我的地產不允分割！”哈通斬釘截鐵地對妻子說。看到路迦陵不悅的臉色，哈通換了一種口氣說：“我去找高易公館的律師，他們會有辦法的。”

不出所料，高易公館的律師們明白哈通的意圖後，知道這位天字第一號豪客的要求不是從教科書裡的《遺囑和遺產》引經據典可以滿足。律師們搜找了幾十件中外案例，最後達成共識，為哈通設計了一個王公級的遺產分配方案：根據歐洲貴族死後對採邑、爵位的分法，長子將獲得最大份額的土地和爵位，以此保持採邑的完整延續。其余的子女或對採邑立過功的人將獲得一定份額的現金，保障他們今后生活無虞，能對長子繼續履行輔佐的責任。

“最大份額，需要多大？”哈通聽完律師們草擬的遺囑方案，表示出極大興趣。

“具體份額，哈通先生可以同夫人斟定後告訴我們。隻要超過一半就符合‘最大的’定義。”拉亥脫解釋。

從瞭解到這個王公級的遺產分配方案時起，哈通就為“最大份額，需要多大？”苦思冥想。如果給長子的那份太多，路迦陵那一關難以通過；如果給其余養子女太豐厚，剩下部分就不夠長子“保持採邑的完整延續”。哈通心裡有了幾個版本，但是卻拿不定主意，直到命運迫使他作出最後的選擇。

一天午後，路迦陵去玉佛寺為哈通祈福。哈通躺在扶手椅裡，他從椅旁的小桌上拿起一支雪茄，使勁聞了聞，醫生規定他每天隻能吸一支雪茄，他想趁沒人在身邊，吸上幾口解饞。突然，他嗆咳起來，呼吸急促，心臟仆嗵仆嗵打鼓一樣地跳動，壁爐裡的火焰像一個大金球佈滿整個視野。他想喊人，卻發不出聲。。。下一刻，他暈了過去。

他在一陣嘈雜的人聲中醒來。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個戴金絲邊眼鏡、穿白大褂的人，他是哈通的專職醫生呼吸系統專家德國醫生勃勞姆克托（Brohkaid）。醫生的臉湊得很

近，說：“謝天謝地，他醒了。”

這時，哈通看清擠滿小書房一屋子的人：拿著針筒的護士、妻子路迦陵、紀總管、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的四位合伙律師、以及兩個佣人。

路迦陵從玉佛寺回來，驚駭地發現丈夫在昏迷中，急忙打電話把勃勞姆克托醫生招來搶救。進行搶救的時候，醫生告訴路迦陵，哈通先生的心跳非常虛弱，即使搶救成功，下一次昏迷隨時都會發生，必須準備後事。路迦陵明白醫生的意思，立刻吩咐紀總管通知高易公館的律師們馬上趕來美麗園。

律師事務所裡，為哈通夫婦辦理遺囑的分工是這樣安排的：勞敦律師草擬哈通需要簽字的那份遺囑，葛立芬律師草擬路迦陵需要簽字的那份遺囑，容定消除兩件遺囑裡中英文可能造成的內容差異，拉亥脫律師處理上述三位同事責職之外的任何問題。

經路迦陵和醫生同意，勞敦律師第一個湊近神志恢復清醒的病人。勞敦律師幾乎完全禿頂，剩余的幾絲金發留得很長，最大程度蓋住光溜溜的腦袋。他用柔和而明確的口氣說：“哈通先生。您恢復得很好，如果您對遺囑內容想好些什麼，現在是告訴我們的好時候。”

哈通的目光恢復平時的銳利，他朝妻子看了看。路迦陵回報他以鼓勵的目光，並且用手輕輕撫摸他浮腫的手背。一屋子的人都感受到他們之間四十五年的夫妻之情。

哈通想了一想，輕聲而口齒清晰地說出最合乎自己心意的那版遺囑：“我去世後，若我的配偶還在世，。。。財產將全部歸我的配偶；若我的配偶。。。已不在世，除長子大衛.喬治。。。和次子維克多.羅伯特外，所有其他養子女各得現金十萬元，。。。扣除這筆給他們的款項和一切喪葬費用。。。和已承諾的慈善捐款，剩余遺產的百分之七十。。。歸長子大衛.喬治所有，百分之三十歸次子維克多.羅伯特所有。。。若我的配偶已去世，我指定。。。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和紀管家為遺囑執行人，保管遺產。。。直到養子女們成年，再將。。。財產分給他們。。。我希望，我的妻子同意將同樣內容寫入。。。她

的遺囑。她。。。不同意，我不簽字。。。迦陵，你同意嗎？”

哈通翻轉浮腫的手掌，用足微薄的力氣握住路迦陵的手，雙目懇求企盼地看著她，眼眶濕潤，流出豆大的眼淚。

路迦陵認識哈通以來第一次看到他流淚，這個她以身相許數十年精力充沛、叱咤商界的男人竟然變得如此孑弱可憐，她禁不住鼻子發酸，難以說不。

路迦陵垂著頭答應道：“我。。我同意。”盡管丈夫口述的遺囑版本跟她的願望有所出入。

律師們掏出拍字本，將哈通夫婦的話全部記下。隨後，勃勞姆克托醫生要求，為了哈通先生的康復，將哈通送往醫生開設的私人療養院，直到天氣轉暖，再把哈通先生送回美麗園。

路迦陵同意勃勞姆克托醫生的要求。

對於哈通夫婦的遺囑再也沒有出現重大修改，直到當年夏天6月20日早晨，上海各大報紙登出訃文：

“美麗園主人哈通，於昨日下午五時零五分病逝，享年八十三歲。其病系氣喘，起因於往年秋季，惟至今年早春時即已見愈，詎至本年三月十五日宿病復發，其勢轉劇，至十八日即臥床不起，先後延聘卡特、勃勞姆克托醫生診治，均未見效，延至昨日遂與世長辭。”

地產大王的去世像運動場上的信號槍，槍聲響後，一切發動起來。美麗園裡，紀總管忙裡忙外，晝夜為辦理喪事操勞。美麗園外，高易律師事務所的四位合伙律師和幾十位資深律師、幫辦律師，分秒必爭地忙碌起來清點哈通的遺產。

根據英國法律，遺產從哈通向路迦陵過戶之前，必須先召開公眾聽証會，確定遺囑上繼承人的合法地位，以及除遺囑上的繼承人外社會上沒有其他合法的繼承人。簽於哈通具備英國臨時居留權的身份，公眾聽証會由大英駐華最高法院在上海公共租界召開。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同大英駐華最高法院商定召開日期為當年9月30日，召開的通知向全社會公

佈。

過戶遺產面臨最迫切的問題是如何繳納遺產稅。由工部局和高易律師事務所指定湯笙(Thomas)會計事務所清產核資的結果，證明哈通的遺產為一億七千余萬銀元。因此，必須繳納一千七百萬銀元的遺產稅，然後才能進行遺產過戶。

對於長年運用土地押款作進一步投資的地產王國來說，現金在總資產的比例中一向很低(路迦陵手裡所有的金珠寶貝所值不過百萬)，那麼，到何處去張羅這筆比工部局全年稅收還要高的一千七百萬銀元現金來繳納遺產稅呢？律師們和紀總管連連召開會議，他們向西資的匯豐銀行、花旗銀行和華資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提出以地皮作抵押借款，得到的結果要麼是利率太高他們不敢借，要麼是數目太大銀行不肯借給他們。

最後，紀總管想到哈通先生的老東家愛德華沙遜先生的兒子維克多沙遜(Ellice Victor Elias Sassoon)爵士。

紀總管向路迦陵要了一件古董作為進見禮，見到了維克多沙遜爵士。不知是念舊，還是有利可圖，財力雄厚的爵士同意由他所擁有的中國實業公司(China Realty Co)出面借款一千八百萬銀元，年利6.5%，十年後歸還本金。這筆借款交易附帶一個奇特的條件：還款時必須以相當於一千八百萬銀元等價的含銀量來結算。

借款成功的消息傳到高易律師事務所。拉亥脫快步走到事務所的廚房，那裡坐著另外三位合伙人和二十幾名手下律師，他們正在喝著咖啡，吃著精致的午餐。他們大都衣著挺括，要麼是淺灰要麼是深藍的斜紋西裝，漿燙筆挺的活領襯衫，配上絲綢領帶。看到拉亥脫興匆匆地進來，大家靜了下來。

“哈通的遺產稅有著落了，沙遜爵士答應借款！”拉亥脫話音未落，廚房裡響起一片歡呼聲。

拉亥脫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起一個令人興奮的時間表：何時可以繳納遺產稅，何時開始過戶，何時結束過戶，何時收取龐大的遺產手續費。

律師們嘀嘀咕咕交換意見，猜測這份亞洲第一號遺產所衍生的遺產手續費究竟會給律師事務所帶來多少收益。

拉亥脫還在滔滔不絕地講話，不想收尾的時候，一位茶房遞來一封剛從大英駐華最高法院寄來的信。拉亥脫打開信封，念了一下，臉色起了微妙的變化。

“請您們跟我來一下，”拉亥脫對三位合伙律師說。他帶著三位同事離開廚房，走進走廊底部那間最小的會議室，把門輕輕關上。

“發生什麼事了？”容定坐下後問。

“您們自己看吧。”拉亥脫把信傳給大家。

這是大英駐華最高法院轉來的一封來自伊拉克的長信。寫信的人一個名叫愛士拉·阿道爾·哈通(Erza Abdullah)，一個名叫衣沙克·雪拉斯·哈通(Issac Silao)。他們在信中用伊拉克當地政府出具的文件證明他們是已故哈通先生的近親堂弟。信中最關鍵的是，他們指出哈通與路迦陵的婚姻沒有經過猶太教拉比的祝福，因此他們的婚姻從猶太教的角度來說是非法的，所以路迦陵不是哈通的合法妻子，無權繼承哈通的財產。信中最後說，簽於哈通在上海沒有合法婚姻，也沒有任何血親，他的遺產理應由他在伊拉克的血親全盤繼承，為此，他們將來上海出席公眾聽証會，出示書面證明，請大英駐華最高法院明鑒。

看完信，合伙律師們對於這顆突然從中東飛來攪局的子彈，情緒激動，各抒己見。

“派人去伊拉克調查一下這兩個小子的來歷，如果查出他們跟已故哈通先生根本沒有血緣關係，可以在聽証會上揭穿他們，讓他們的可信性歸零。”

“這是一廂情願。如果查出他們兩個真的跟哈通先生有血緣關係，怎麼辦？”

“能不能在他們出席聽証會前，主動跟他們接觸，達成庭外協議，給他們一些錢，讓他們放棄聲索？”

“如果他們獅子大開口，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哈通先生的婚姻不合猶太教的規矩，有那麼重要嗎？他的婚姻在英國領事館登記，

夠資格受英國法律保護。”

“可是，英國法律同時保護猶太教的婚姻規矩。”

就在大家莫衷一是時，容定提出一個新的構思：

“我覺得這是伊拉克猶太佬向混血佛教徒路迦陵夫人挑事。要擺平這件事，必須請一個伊拉克猶太佬的大家長出來說話。”

“誰是伊拉克猶太佬在上海的大家長？”

“我提名維克托沙遜爵士。他既是一個大家長，答應借款後，還是一個利害關係人。他有擺平這件事的動機。”

拉亥脫把雙手插入口袋，站立起來。“爵士是上海六大猶太家族之首，我覺得亞力山大的方法可以試試無妨。您們說呢？”

勞敦跟葛立芬點頭表示同意。

於是，他們商定由拉亥脫和容定去見維克托沙遜爵士，請他幫忙對付自稱為已故哈通先生的兩個堂兄弟。

經過聯絡，維克托沙遜爵士答應在外灘路20號沙遜大廈（Cathey Hotel）十一樓沙遜洋行的辦公室會見律師們。

維克托沙遜爵士今年五十歲，他是曾任伊拉克首席財政官的沙遜·本·塞利（Sassoon Ben Salem）的曾孫，租界早期到上海發展的伊利亞斯·大衛·沙遜（Elias David Sassoon）的孫子，愛德華·伊利亞斯·沙遜（Edward Elias Sassoon）的兒子。從伊拉克猶太佬那根線算起，他是第四代傳人；從上海猶太幫那根線算起，他是第三代傳人。

與后起之秀哈通家族在中國上海單一發展不同，沙遜家族離開伊拉克後朝東西兩個方向同時發展：維克托沙遜爵士的一個叔公長期當選大英國會保守黨議員，叔公的兒子繼承當選大英國會保守黨議員，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秘密服務於情報部門；維克托沙遜爵士的祖父兼營從印度到香港的各種貿易，來到上海後，起先專營鴉片批發，後來向地產和棉

花紡織業轉向。維克托沙遜爵士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參加英國皇家航空隊，因飛機墜毀受傷，造成終生癱腿。

拉亥脫和容定由穿制服的招待員引領，進入沙遜大廈十一樓那間居高臨下附視黃浦江的豪華辦公室，見到了維克托沙遜爵士。

爵士留著修剪整齊的小胡子，身材勻稱，動作靈敏，要不是那根不離身的象牙柄手杖，人們會以為他是一個正在服役的馬術教練。他身穿淺色全毛西裝，打著珍珠白的絲織領帶，右手指上戴著閃亮的鑽戒，聽律師們說話的時候，全神貫注，腦門向前傾斜，藍眼睛露出感興趣的光芒，眼皮眨都不眨，一看就知道不是一個等閑之輩。

爵士聽完拉亥脫關於哈通的兩個伊拉克堂弟的申索後，表情誇張地嘆了一口氣，問道：“這是一個很挑戰的局面，兩位覺得有把握幫助路迦陵夫人渡過這一關嗎？我沒有懷疑貴事務所的能力，我的祖父曾經托喬治高易律師辦過一件地產案件，我至今記得他夸獎高易律師的滿意表情。”

爵士說的是他的祖父伊利亞斯·大衛·沙遜早年因中國人的原始地契文件不全，造成他跟土地的前主人伯頓醫生發生產權糾紛，是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創世人喬治高易律師幫他們達成雙贏的結果。

拉亥脫等爵士結束懷舊，小心翼翼地說：“如果閣下能助一臂之力，局面就大不一樣。”

“喔？要我出面調解嗎？我不認識那兩個堂弟呀。”爵士的口氣顯得似乎聽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大笑話。

“幫助哈通夫人渡過這一關，對閣下是有利的，這點我想閣下明白。”

“你是指我借給他們的一千八百萬銀元嗎？借款是以地皮作抵押，不管誰繼承哈通先生的地皮，十年後都得還本，不然的話，地皮就歸我了。”爵士說著站了起來，好像要宣佈會議結束的樣子。

這時，容定沒等爵士下逐客令，說道：“問題不在十年後，而在當下。這些伊拉克堂

弟絕對沒有在上海長期居留的願望。如果讓他們繼承得逞，他們一定會出售地皮，套現把錢匯回伊拉克。請問，這將是一個什麼局面？以哈通先生擁用的土地數量來看，他們的出售必然是大批的，整個公共租界地價會因此大跌。沙遜洋行不是也擁有很多地產嗎？套句中國話，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到了那時，閣下吃虧找誰算賬？”

容定把這層利害挑明後，爵士重新坐下，顯出他正在轉動腦袋，權衡利弊。容定進一步講下去：“我們誰也不知道，哈通先生倒底還有多少親戚在伊拉克。如果讓這兩位堂弟得逞，更多叔伯子侄前來分產的大門從此打開，結果是毀了整個上海的房地產市場！爵士手上如果握著鎖上這扇大門的鑰匙，現在不用，將來要後悔的。”

“能不能再告訴我一次那兩個堂弟不讓路迦陵夫人繼承遺產的理由嗎？”爵士的眼睛盯著律師。眨都不眨。

“路迦陵夫人和哈通先生的婚姻沒有得到猶太教拉比的祝福，因此她不是合法妻子。”

“這件事讓我想辦法，我現在不能承諾任何事情，我將盡力而為。9月30日之前，我會跟貴事務所聯絡。”

爵士再次站起來。律師們明白會議已經結束，知趣地站起來，跟爵士握手道別，離開大理石鋪地的辦公室。

9月30日那天，哈通遺產公眾聽証會如期在大英駐華最高法院召開。

大英駐華最高法院座落在跟英國駐滬總領事館一牆之隔的圓明園路上。聽証會在二樓法庭正廳舉行。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最高法院的法庭正廳不過是讓出席聽証會的人們坐在折疊椅裡，而不是肅然起敬的包廂裡或有雕花木欄杆的高台上。主任法官彼德格瑞(Peter Grain)穿著保守的黑西裝，系著深藍色領帶，聽証會不是開庭審判，所以他沒有穿法袍，沒有戴假發。他坐在一張普普通通褪色的桌子后，桌上放著幾份供他查閱的文件。緊靠他的桌子，另外有一張小桌，桌上放著麥克風和打字機，桌旁坐著法庭速記員。

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和紀總管陪著路迦陵坐在面對主任法官對面的第一排

折疊椅裡，他們的身後坐著哈通家的親朋好友和各種報刊的記者。跟主任法官的桌子成直角的地方放著一張更簡陋的折疊桌，桌後坐著兩個長得相似的中東人，皮膚黝黑，濃密的卷發，嘴唇很薄呈彎月形，下巴略長微凸，顯得有些邪氣。他們穿著名牌的全套西裝，襯衫袖口扣著假寶石的鈕扣。他們是自稱為哈通最近親的堂弟愛士拉·阿道爾·哈通和衣沙克·雪拉斯·哈通。他們的對面，跟主任法官的桌子成直角的另一邊，坐著最高法院召集來的西人陪審團成員。

主任法官彼德格瑞用不帶絲毫感情色彩的語調宣佈聽証會開始。他告訴整個大廳的人，今天是除路迦陵女士外任何對哈通遺產有要求的人提出要求的截止期。現場有這種要求的人請舉手。

兩個中東人同時舉起手。主任法官指令他們站到麥克風後面自報名字、年齡、跟哈通的關係，和他們對哈通遺產的要求。

兩個中東人說，他們跟哈通有共同的祖父，自從哈通隨父親離開巴格達去孟買定居後，他們的上一代跟哈通的父親沒有再見過面。他們帶著伊拉克政府頒發的兩代人的出生證明拷貝，證明他們是已故哈通先生的最近血親。因為路迦陵女士同已故哈通先生的婚姻沒有經過拉比的祝福，路迦陵女士沒有合法妻子身份，因此她無資格以妻子身份繼承遺產。根據猶太教血親優先的原則，已故哈通先生的遺囑因上述原因無法執行時，這份遺產理應由他最親的堂兄弟繼承，請主任法官調查屬實，予以批准。

“路迦陵女士，愛士拉·阿道爾·哈通先生和衣沙克·雪拉斯·哈通先生對你婚姻的指責，你有反駁嗎？如果有，請你站到那邊去回答。”主任法官指指兩個堂兄弟剛離開的那架麥克風。

一身黑紗黑裙的路迦陵在律師們鼓勵的目光下，走到麥克風後面，用演習過的話說：“尊敬的主任法官，我的先夫哈通先生是虔誠的猶太教徒。我和我的婚姻是經過拉比祝福的。”

大廳裡一片驚訝的嘀咕聲。

“請大家安靜。路迦陵女士，你能提供証人或証物證明你們的婚姻是經過拉比祝福的嗎？”

“証人是維克托沙遜爵士。”

“沙遜爵士來了嗎？”主任法官用壓倒大廳裡喧鬧聲的嗓音問。

“鄙人在此。”爵士應聲站立起來，眾目睽睽之下，撐著象牙柄手杖，走上前來。

主任法官向爵士點點頭，示意請他對著麥克風發言。

爵士用娓娓動聽的聲音講述了一段有趣的故事：“尊敬的法官閣下，陪審團各位先生，已故哈通先生跟我的家族是世交。童年時，哈通先生在孟買我祖父開設的小學上學，成年後，哈通先生在我父親開設的沙遜洋行服務，直到升至大班。離開沙遜洋行後，哈通先生跟我一直有商業來往。正如剛才路迦陵女士所說的那樣，哈通先生是一位虔誠的猶太教徒。1928年，他跟路迦陵女士去英國領事館登記婚姻前，曾經向我諮詢如何在世俗儀式裡得到拉比的祝福。為此，站在世交的立場，我替他做了下面這件事情：

“我有一位堂弟所羅門·大衛·沙遜正在倫敦研讀猶太教義，希望將來成為專職拉比。我為哈通先生需要拉比祝福的事情向他請教，堂弟諮詢了他的拉比老師阿裡耶胡·德斯勒（Eliyahu Eliezer Dessler）。德斯勒拉比是舉世聞名的研究猶太教義的泰斗，他的回答是哈通先生可以得到同等於拉比的祝福，如果哈通先生在世俗儀式開始之前跟隨另一個得到拉比授權的猶太教徒誦念一段耶和華（Jehovah）關於婚姻的指定經文。於是，我向德斯勒拉比要求並得到他的授權，在哈通先生登記婚姻前督導哈通先生誦念了那段經文。事情雖然過去三年，經過我還記得清清楚楚。因此，我可以證明哈通先生和路迦陵女士的婚姻，雖然沒有經過猶太教的儀式，卻得到同等於拉比的祝福。”

說到這時，沙遜爵士從口袋裡掏出幾張紙。“法官閣下，這是當年哈通先生跟隨我念的經文，這是德斯勒拉比關於幾種拉比祝福婚姻形式的專文，這是上海六家猶太家族代表

簽署証明哈通先生為虔誠猶太教徒的信，請你過目。”

爵士把那幾張紙留在麥克風旁，彬彬有禮地朝主任法官和陪審團鞠躬後，走離發言的地方。經過路迦陵和律師們的座位時，他胸有成竹地向他們微笑。

DRAFT